

□灯下漫笔 ■王久辛

## 还书记

4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,普通人家里很少有藏书,而我却疯狂地爱上了文学,到处找文学书看。我们班同学杨志勇说他们家里有一套《文学论稿》,问我想不想看?我当然想看啦。便立刻要他带我去看。记得他们家在西安车辆厂东工地数排平房中的西头,进门左手边是一张床。杨同学让我坐床沿儿等下,就弯腰从床下取出了上下两册的《文学论稿》,说:你看!那意思是我没有骗你吧。我接过书一看,书名上的作者:巴人。说心里话,这名字太特别了,熟悉又陌生,我知道巴金,现在又冒出个巴人,是兄弟俩吗?或许这正是令我记忆深刻的原因吧。而这两册书籍,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文学理论著作。那时没有手机,更没百度,所以,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笔名叫巴人的人,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
一晃眼就到了今天,我百度了一下,立刻清楚了:巴人,即王任叔,1901年10月19日生,1972年7月25日去世,浙江奉化人。结合《文学论稿》来看,我猜他的笔名,就取自“阳春白雪,下里巴人”中的两个字。

那天,我向杨同学提出了很想借回家去认真读读的请求。杨同学开始坚决不同意,说你在我家看吧,每天来看都行,就是别拿回家。而他家在东工地,我家在北花园,真是有点远。于是我反复央求,说了一车好话,他总算松了口气,同意我借回家看。他千叮万嘱咐,千万千万不要弄丢弄破了。我嗫嗫地应着是是是。

看巴人先生这部著作,我看

得真是迷迷糊糊,至今想来,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。但我读巴人的这部文学理论著作,最少让我明确知道了一连串陌生的概念:文学理论、文学的阶级性、斗争性、革命性、劳苦大众的审美观、抗战文学、创作、题材、概念化……这些陌生的名词对于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来说,的确高深莫测,但是有胜于无。带着这些模模糊糊、似懂非懂的概念继续阅读学习,却有了后来并不陌生,甚至会有老友重逢的喜悦产生。所以,我对读书的要求并不高,也不会因为读不懂就放弃。记得当年我还读过父亲的《俄共党史》和《政治经济学》,那就更读不懂啦。一次,我发现我翻看他的书,随手就拍了一下我的脑瓜子,训我:看得懂吗?装模作样的!

后来,杨同学找我催要过数次,我若干次地推说没看完而暂拒未还,后来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了农村,他见不到我了;再后来,我参军入伍,他也参军入伍了,那就更见不到,也再未找我要过了。

我当兵那年,是1978年底,19周岁。行前,我把家里最大的帆布旅行包取来,拉开拉链,塞了满满一包书。其中就有杨志勇同学借给我的这套《文学论稿》,还有黑格尔的《美学》1-3卷(那是我下乡插队认识的农村青年高剑奇送给我的入伍纪念,我从他送我的著作里,知道了什么是动态的美、静态的美以及美的各种形态),还有《王朝闻美学论文集》、父亲常用的《辞海》、巴金的《寒夜》、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、秦牧的

《艺海拾贝》、贺敬之的《放歌集》、范长江的《塞上行》、马雅科夫斯基的《列宁》,还有《曹禺戏剧集》《杨朔散文选》《郭小川诗选》《汉魏六朝诗选》《岑参诗选》等等。那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,时常要翻看的书籍。记得入伍不久的《解放军报》上有一首小诗,写得很棒,题目是《我与〈大英词典〉一起入伍》,想来作者也是一位有志青年吧。不过我对诗中提到的《大英词典》很不以为然,心想:我是和整整一旅行包的文学典籍一起入伍!那哪里是《从军行》,分明是进了高尔基的《我的大学》。

兵车西行,走走停停,走了两天两夜才到古凉州,即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。闷罐子车里,我们新兵都睡在麦草上,而那包书就一直放在我的铺头前,包括几次三番去兵站吃饭、登记,上车下车,我都是一刻不离地拎着这包沉甸甸的宝贝。到了军营,我被分到了高炮营直属高机排的航模班。代理排长是一个爱读书的人,看到我这包书后,对我特别热情,我更像找到了知音般主动与之搭讪。尤其说到读书,我更是口若悬河,喋喋不休,特别爱显摆自己的见解。他估计没想到一个新兵蛋子会带这么多书,而且还如此上档次,但他毕竟比我年长得多,明显沉着老练,板着脸对我说:部队有规定,个人物品,一律放到贮藏室。这我可真没想到,以为随便塞到床下,或放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就是了。怎么办?如果放贮藏室,我要读书取书,还要去找和营长教导员住在一起的余书记,钥匙在他那里,很麻烦。代理排长

看出了我的难处,说:这样吧,我住的是单间,你这包书放我宿舍,你什么时候想看,到我这儿取吧。我连想都没想,忙说:太好了太好了。反正大家都是爱书的人,而且人家还是代理排长,放他那里绝对是再好不过了。然而结果呢?这一松手,便与那包书永诀,连同杨同学借给我的《文学论稿》一起,再无踪影。

事实上,我也像杨同学找我那样,找代理排长要过几次,人家笑着说:你要看什么书,我给你取;你拿回去放贮藏室,多不方便,别折腾了。他不久就上调师部,而我也先被选送教导队当文化小教员培训,后又调直工科报道组当新闻报道员,这一来二去,也就像我的杨同学那样,顾不上要自己的书了。

此刻,我沉浸在《文学论稿》的往事之中,不停地想:杨同学忘了吗?代理排长忘了吗?40多年过去了,杨同学会不会因为某一本书或某一个情景唤醒记忆?更何况书是人家的书,人家怎么会轻易就忘记呢?就像我念念不忘我的那包书一样,人家应该肯定也不会忘记。退一步说,即便人家真的忘记了,那么,我是不是就可以心安理得不还了呢?于是,我即刻用手机搜索“孔夫子旧书网”,输入“巴人《文学论稿》”,结果我惊喜地发现,居然有售!而且还有照片,没错,没错,熟悉的书封,与记忆吻合,久违的老朋友啊!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。于是我立刻下了两套的单,当下决定:一套寄还杨同学,一套自己存读留念。

几天后,两套《文学论稿》到了。未及翻书,我便给杨志勇同学

发了一条微信,说了借书的往事,并说要把购到的书寄还他。老同学杨志勇很快回复我,说没想到四五十年前的事你还记着,我早已不曾记着了,真不愧是作家的脑子啊!关于还书一事,让我真的好感动,你如果能用得着就留着吧,把你的作品给我寄点过来,我就很满足了……

我要把杨志勇同学的书还给杨志勇同学,竟然让杨志勇同学很感动?而我为什么对寄存在代理排长那里的一包书,始终耿耿于怀?难道是因为志勇同学借给我的《文学论稿》也在其中,想要讨回来还给志勇同学吗?如果这套书不在其中,我会忘记吗?即使不会忘记,我会跟志勇同学说:我忘了吗?我想我不会。但是志勇同学为什么会呢?过去了那么多年,现在突然说要还给人家?还有意义吗?更何况那套《文学论稿》在当时,是多么珍稀的文学理论著作啊!我能看到,就是三生有幸,却据为己有了多年!我似乎看到了藏在我内心深处的贪婪、虚伪和狡黠,我问我自己:你可以对那位代理排长说那包书你忘了,如你能用得着就留着吧?能吗?!说心里话,在此之前,我绝对说不出,也做不到。但是,现在我我觉得我可以了,真的可以啦。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,哪怕这粒沙子是自己长出来的肉刺儿,也必须把它拿掉,不管有多疼。真好!瞬间拔除,此刻,万里无云,微风习习,且有花香飘来。

于是,我立马起身,去给杨同学寄了快递,连同我钤了印的几本拙作。

□往事悠悠 ■王雪玉

## 桌椅之上忆流年

1989年三叔婚期在即,时年立夏,母亲邀请木匠上门打家具。父亲让木匠顺带打了两张长方桌(一张分给三叔)、一条长凳、一张小方凳及扎箍一小提桶。父亲为了保持其经久耐用,架鼎炼煮桐油,将这些小家具里里外外用桐油刷了数遍。2005年腊月,举家从老屋乔迁新居,双亲不忘带上长方桌、长凳以及祖上留下的两副八仙桌椅、一张半桌。

新三年,旧三年,修修补补又三年。这张四条腿的杉木长方桌紧贴厅堂右墙,桌面的桐油漆早已斑驳脱落,发白的木纹裸露,纹理部分劈痕可见,部分长条撕裂,难以辨认;曾许多次晃动的四条腿被父亲用木片楔上,反复加固;那张长凳用苦楝木刨制,凳面桐油漆同样脱落且刀痕累累,尤其

是凳子右内侧凳腿晃悠,左外侧凳腿塌架,难看至极;父亲却舍不得丢弃,劈凿两根木块分别安上及时止损。

父亲母亲常年茹素。从老屋到新居,这张长方桌及条凳历经三十多年风霜磨历,显得衰颓踉跄,却牢牢占据着双亲饭桌应有的位置——老两口一年四季,一日三餐围坐一块,于一次次的举箸中,品尝人生清味,安宁自足。

八仙桌椅在农耕时代,几乎家家都有它的身影。我家这一副八仙桌椅,打从我记事起就有了:它由一张八仙桌和四把长凳组成。桌椅都是杉木材质,内里用毛笔方正地署上父亲名字——玉明。桌子大方形,四个桌角,比例均匀,通体橘黄;长凳一色酱黄,形体简约,每把可端坐两人,围着

方桌,正好可容八个人落座,犹如八仙降临,故名“八仙桌”。平日里不用,置放在小厅墙角,上方用一圆大笠孤罩住防尘;只在家中来客或逢年过节,才搬至堂屋,用清水蘸抹布逐一细细擦洗,四周再列摆长凳,简陋的堂屋顿时给人以亲切踏实之感。

乡民遵循地方风俗,大抵在年末或岁首置办婚嫁、寿诞、乔迁或元宵游灯等喜宴酬谢亲朋好友。喜宴流水席俗称“坐桌”吃酒。其中“坐桌”安排在屋内,用到八仙桌椅一二十桌是常有的事。

远亲不如近邻。只要碰上办喜事的户主,乡民们总会主动招呼对方——

“八仙桌椅借够了吗,不够的话,我厝有一副,可搬过去用!”

“我厝有两副,可过来搬!”

乡民人人一副热心肠。

随即,办喜事的户主安排大人、小孩到左邻右舍扛桌搬椅时,还不忘叮嘱:“你们睁大眼睛看好桌椅内里,写的是哪户人家名字,到时别还错了,伴手果品糕点一定要带上门答谢。”“放心吧,桌椅有标记借家名字,记着哩,错不了!”大家异口同声应答。

迎来往送间,乡民在“借桌椅”这一事上约定俗成,邻里友善互助的淳朴乡风在一副副八仙桌椅上氤氲流转,世代传承。

桌椅之上,家之朝向,是团圆的地方。年终岁末一到,纵然隔家千万里,也挡不住游子归家的步履。重逢时刻,橘黄灯影中,家人们一边等候,一边早已备好节令菜品为其接风洗尘;他或她把疲惫、纷扰连同肩上的行囊一起卸下,围

坐在八仙桌旁:桌上热气腾腾,筷击盘响,觥筹交错间,时光仿佛静默,家庭成员之间,不问一年打拼得失,却彼此尊重,彼此慰藉,彼此鼓励,短暂却温情。

桌椅素朴,相伴有期;食一碗人间烟火,饮几杯人生起落,愿我们目光所及皆温暖,团圆也因此有了更多意义。



扫码可看  
更多文章